

Steep Thrills

峭壁上的滑降

“一个人没有足够的动力是不可能去登山的，在登山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比日常生活中更多更严重的危险，这就是男人为什么会登山——应对挑战，做到最好。”

"One cannot climb at all unless he has sufficient urge to do so. Danger must be met (indeed it must be used) to an extent beyond that incurred to normal life. That is one reason men climb; for only in response to challenge does one man becomes his best."

★ 暗夜约会

闹钟在凌晨一点准时响了，我从床上一跃而起，我要去约会了。黑暗中穿上滑雪服和厚厚的外套，装备早已经放在旅行车里——滑雪板、滑雪杖、登山靴、冰爪、冰镐和一只塞满了其他登山装备的背包。

吻别了太太蒂尼，看着还在酣睡的孩子们。蒂尼知道我约会的老规矩：如果我在日落时还没有回家，她就会打电话给国家公园求援。

我驱车朝着十公里外的色拉山口进发。当穿过这个海拔2,240米的山口，开始驶下布满急弯的窄路，向着古德纳山谷前进时，黎明仍然只是稍微稀薄的黑暗。虽然还看不到那座高山，但是已经感觉到它矗立在我前面。我很开心，因为这个约会我已等待了五年。

Gran Sasso是一个石灰岩岩石构成的庞

然大物，山体酷似楔形，从色拉山口下面几公里的高洛巴高原看过去，东北坡的景象的确令人望而生畏。这座山在意大利的六级登山分级中列为第六级，也就是说登山专家能力所及范围的极限。也许在100万人之中，只有一个人会认真考虑攀登它。可是，我不久即将从它的顶峰上滑下，每次滑降我都当作是与自己的一次约会。

我把车停好，穿上登山靴，扛起系着滑雪板的背包。我携带的装备约有二十公斤重。早上六点钟的光线只能让我看见眼前的东西，我像个幽灵似的穿过昏暗的高原，再进入页岩层地带，然后迂回曲折地爬过无数岩石。我选择的路线，将可使我沿着山脊到达顶峰。除非攀上去，否则就不能把滑降真正称之为“探险”。

不过，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并没有直截了当的答案。拿山来说，区别不在于山坡表面，而在于你的头脑和体



本文选自《户外探险》杂志社，
网址：www.out99.com





力。你约会的岩壁也许看来平滑如镜，但是总会有个可攀附之点——只要你有足够的体力、经验和勇气去找到它便行。恐惧是最大的缺点，可是我承认我怕得要死。

细细的白线

我开始攀登。起初比较简单，但越接近顶峰，攀登便越困难。积雪填塞了所有的裂缝和空隙，以致很难找到可靠的保护点。后来，在距山顶100米处，由于要爬上一条非常狭窄的冲沟，我不得不卸下系着滑雪板的背包，然后用绳索把它们吊上去——那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因为我站在一个非常陡峭的岩石突起上，冰爪踩在上面非常危险。

五年前，我首次想滑下Gran Sasso东

北坡时，寒颤直透骨髓。无论怎样强迫自己，那总是超乎极限的事情，是不可能的。

山坡的左边是一条几百米的峭壁，右边更可怕——在粉红带灰的石灰岩岩柱之间，有两条状似拉长“S”形的白线，一条位于另一条之上。那是冰雪不顾地心引力而牢牢附在那里的两个近乎垂直的峡谷。这两个峡谷非常陡峭，万一失足便必死无疑。

对我来说，那条白线就是一个梦想的开始，一个我已经准备拿生命做赌注使之实现梦想。像那些立志要独扬帆绕地球一周的人一样，我也想伸展我的天赋，把它伸展到以前没有人到过的地方。蒂尼了解我的心情，我想那是她为什么肯嫁给我的原因。她明白，和我一起生活就要接受我所做的事情，而这一点她已完全做到了。她是我的朋友、我的支持者、我的爱人。

我在下午两点钟到达顶峰——那是一堆带有红色斑点的白色岩石。天空一片深蓝，天气暖和，那表示我滑雪板下的雪将会是柔软的，这样，当我滑下去的时候，它便会在岩石上面形成一层软垫。如果是粉状雪的话，那我就没有机会了。因为雪粉会滑开，会把我一起滑出去。

令人恐惧的峭壁

我仔细检查了每一件装备，便开始滑下一条陡峭得令人惊心动魄的雪沟。我猜想，尽头处一定是个悬崖，因为前面我所能看见的只是一片天空。高耸的岩石在两边把我包围，陡坡狭窄得只够我的滑雪板通过。

不久，雪沟逐渐扩大到五至十米宽。这种宽度已使我可以转身。我把身体倾向

前面，原因是倾身向前是确保能贴住陡坡的惟一办法。接着，我在不到一秒钟之内就坠入了一个似乎无穷无尽的空间。

行动已经消除了恐惧，我感到自由奔放，一阵喜悦涌上心头。极度的欢欣使我全身舒展，变成了高山和天空的一部分。这时，思想和行动就像在你突然可以飞行的梦境里一样。不过，我不是做梦，我的确是在飞行，在这个时刻，如果有任何怀疑或任何犹豫，都会失去那种我能够凭借不足一毫米的滑雪板边依附山坡的不可思议的微妙平衡，一旦失去平衡，那我就全完了。不过，我可不能死。我身上的每一根神经末梢和每一个细胞，都迸发出生命的火花。我从未感觉到生机这样旺盛。

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里，兄弟姐妹共有七人。我们居住的村庄附近有一棵大树，树上的一根粗枝一直伸展到三四米外的一块巨石，构成一条向下倾斜五米的独木桥。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彼此挑逗过桥。他们几人都走过去了，只有我办不到，我害怕得在那里发呆。第二天，我独自回到那里，壮胆走过了那座桥。我一向就是那样，对抗自己时我能够取胜，但对抗别人时就僵住了，这就是我这个滑雪竞赛选手失败的原因。我参加意大利国家选手队选拔测验时，表现得与别人一样出色，可是在真正比赛中却一败涂地。我因病住院期间，反省思索，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了解到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滑雪选手。如果我想实现我的目标，就必须试试别的途径。

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隆声，警告我已进入了一个极危险的地带。原来，一场雪崩正冲下包围我所在的峡谷。在我面前，所有那些冲沟都已汇成一条单一流槽，而我

Toni Valeruz

极限滑雪先驱，意大利人，1952年生于意大利特伦多省，资深杂志编辑们把Toni Valeruz的伟大创举列为攀登史和滑雪史上的最精彩纪录，并以此鼓励极限滑雪爱好者们——“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刺激，你仍然能努力重复1987年Toni Valeruz的精彩滑降：坡度大于60度的1,400米，基本上是从一张脸上跳下来！像Grade 6这样的级别对于攀登者来说，也仅仅是能够看见却无法实现的难度，但是他真的完成了，那是你毕生追求的终极目标！”

1968年 首次由意大利Marmolada北壁滑降600米；

1974年 首次由意大利Lyskamm北壁滑降1,200米；

1975年 首次由欧洲三大北壁之一的马特洪峰北壁滑降；

1983年 与Bruno Pederiva首次成功由欧洲三大北壁之一的艾格东北壁滑雪下山，在南美三座山峰（Alpamayo 5,950米、Sarapo 6,160米、Yerupaja 6,080米）首次实现滑降；在世界第五高峰马卡鲁峰从8,100米首次实现滑降；

1987年 意大利Gran Sasso山区Paretone滑降1,400米，局部坡度大于60度。



则必须从它们形成的那个“漏斗”尖嘴上滑下去。如果雪崩把我绊住，它就会将我扫过山嘴。现在，我离那紧急关头还有五米。巨石似的雪团带着像高楼倒塌似的声音，从左边冲进“漏斗”尖嘴。如果我在检查装备时少花了十秒钟，那些雪团就正好把我绊住。

我横着滑进“漏斗”尖嘴，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大难题：雪崩已在流槽中央冲出一条两米深、三米宽的沟。我沿着沟侧滑下去时，却遇到一块凸出的巨石挡住去路，而我必须越过它才行。幸好，沟在这里较为狭窄，我缓缓前进，使我的滑雪板尖端几乎碰到另一边。我用滑雪杖迅速一撑，终于跃过了那块危险的巨石。轰隆隆！另一场雪崩怒吼着冲下窄沟，我吓得戛然止步。结果，我只是被溅满了一身碎雪，情况并不太坏。

感恩的生命

现在回旋的余地比较多了，因此我左旋右转，每次降低一米左右。经过前几分钟的紧张之后，现在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虽然你可以暂时将恐惧从你的意识中驱除，可是它永远都躲在你的潜意识里面。恐惧心理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极大，因此我们许多人往往甚至不敢去梦想，更不必说采取行动了。我们处处害怕：怕失去职业，怕说实话，怕堕入情网，怕别人，怕自己。我们怕丧失自己的生命，可是，如果我们不充分利用自己的生命，那又有什么是可以丧失的呢？

脱离死亡恐惧以后，随之而来的是感受到生命的无限珍贵和绝对奇妙。那就是我每次在山坡获得的感受，也是我一再回去的原因。

我正在一个悬崖顶上设法保持平衡，下面五十米内则空无一物，下去的惟一方法是利用绳索。我将一枚岩锥敲进岩石缝，沿绳而下落在一片一百米宽的雪地上，从那里可以看见五百米下的山麓。于是我穿上滑雪板，开始滑行。

横越山坡大约两百米之后，我不得不再度止步——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紧贴着岩壁的庞大雪槽出现在我面前。问题是，它贴

得究竟有多紧？如果它在我的身体重压下坍塌，整条雪槽就会垮掉，连我也一起带走。我开始行动，恐惧也随之消失。我知道如果接触时间短，速度快起来，积雪会保持不坠。可是那二十米长的一段路上，每一颗雪粒我都会永远铭记在心。

雪槽终止的地方又是另一条死巷——一片15米高的悬崖。除了再度沿绳下降外，别无选择。悬崖脚底是犬牙交错的岩石，其间夹杂着一摊摊积雪。这是迄今为止我经过的最陡峭部分——坡度在60°以上。我把滑雪板翘到与地面垂直，以滑雪板为支点回旋移动，让地心吸引力拖着我下降，直到我下坡那头的滑雪板边碰到下面的积雪时为止。我重复地滑行和跳旋，把那一摊摊积雪织成一幅挂毯。

大功即将告成。可是距离山脚两百米的这段路，却是我的最后考验：这是倾斜约50°的淡绿色的冰墙。冰是残酷无情的，可这时的我却经不起最细小的错误和最轻

微的迟疑。我决定借助绳索下去。

站在山脚仰望这座庞然大物，我不禁自问：“我怎么能完成这样艰险的工作？”我对于梦想现已成为记忆而感到怅然。不过，将来还有别的梦想，还有别的高山。

已是下午五点，该是回家的时候了。我想当我跨进大门之时，孩子们冲上来拥抱我，蒂尼脸上洋溢着宽慰和快乐的情景。为什么我以前想不到这种景象？他们是我在人生中最热爱的人，胜于崇山峻岭，胜于我追求的梦想，我活着是为了她们。今天，我已把自己的潜力延伸得比以前任何时间更远，而且还在内心中找到了这种无穷无尽的爱，这种爱将使我们今后的生活充满光辉。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那个叫Marco Siffredi的年轻法国男孩，2002年他去珠峰从北壁滑单板下山时不幸遇难，23岁的他留下了惊世骇俗的名言：“如果你不在二十岁前做一些疯狂的事情，那么你在五十岁时肯定追悔莫及”。

